

提倡一下招手礼如何?

邓伟志

中国人在损一个人时,常说:“不懂礼貌”。礼貌确实很重要。被誉为“礼仪之邦”的中国一向注意礼貌,讲究“以礼相待”,认为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。汉代张良得以封侯与他在邳桥对黄石老人讲礼貌有很大关系。古代的“程门立雪”、“千里送鹅毛”都是重视礼貌的范例。讲礼貌不是做表面文章,其内核是对人尊重,是个道德问题,正如《论语·为政》所说: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。可是,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礼仪:拥抱礼、鞠躬礼、拱手礼、亲吻礼、吻手礼、碰鼻礼、合十礼等等。有礼貌的人对异于己的不同礼节都要尊重,否则会惹麻烦。2015年初,奥巴马的夫人在沙特阿拉伯穿短袖上衣,没戴头巾,遭人非议。

天下也有大同的礼仪:这就是握手。人与人之间本来有点疙瘩的,一“握手”就“言欢”。如今握手礼已经延伸到了足球场。如果双方打个平局则被称为“握手言和”。可是握手礼真的就那么好?未必!笔者年老多病,快把医院当成“第二故乡”了。有一次我在医院长廊里排队等叫号。这长廊两边每隔十米就挂一瓶供大家消毒用的酒精。只见院长款款走来,病人纷纷起身跟院长握手。院长握手之后立即用酒精洗手,一路握手,一路洗手,洗了握,握了洗……

这时,我脑海里忽然闪出半个世纪前《新民晚报》上林放不赞成握手的文章。不用说,他的观点没被采纳。采纳了,院长就不必洗那么多双手了。在文海中,没被采纳的观点有的是,可是这绝不等于观点没有生命力。从半个世纪后的情况看,应当重提林放的话题。禽流感固然是呼吸传染,如果握手岂不是让空间距离更近了!麻风病的病菌在呼出一米后,就没传染性了。如果握手,实现了零距离,便不可能不传染上。埃博拉是由什么传染的说法不一。为真讲卫生计,似可提倡一下起于佛教,传之民间的不触肢体的合十礼:双掌合于胸前,十指并拢。

不过,合十礼有多种,有跪合十、蹲合十、站合十。在民间前两种不可用。《文汇报》原总编陈虞孙先生的夫人曾跟我讲过一个故事。在封建社会中状元可以见皇帝。她的曾祖考上状元后回到家,问他:“见到皇帝没有?”他说没见到。家人有点奇怪。状元说:“一直是低头跪着,没法看。”如今上下平等,老幼平等,应当废除跪和蹲。是不是可以只行站合十礼、坐合十礼?甚至可以单掌礼,招招手也是蛮好的礼仪。

纸质书·电子书

中国的纸质书已有近两千年历史,而我

管志华

国首本手持电子书仅不到十年。纸质书和电子书,犹如一棵繁茂苍虬的大树旁,生成一棵娇妍嫩枝的小树苗。一本薄薄的方尺匣子可容纳上千以至上万册书籍,且携带方便,随时随地可读,加上精彩的互联网,备受年轻人喜爱。

我有所担忧的是,当代青年几乎不看纸质书。年轻人似太相信电子书,其读书方式浮光掠影。当今书界有批“害群之马”,用那些危言耸听、哗众取宠的“噱头书”来忽悠青年,搅乱和害苦了图书市场;而急功好利者“雪上添霜”,使书界看似热闹实质寂寥,让真正的读者们产生一丝悲凉。

纸质书是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,不仅论说、质疑、抑或和解、消融,让人领受温润或憎恶,从而想象、憧憬。倘若没有过硬、深厚的纸质母语文化作底蕴,中国何以走向世界?当今某些外语系学生的中文水平不如外语,这不该掖而应觉得丢人;而某些中文系学生中文水平也不如外语,这就更不应该了。我们当然不能去做“九斤老太”,亦全怪不得学生——除学校环境外,问题可能出在当今缺乏阅读中华文化纸质书的社会氛围。

现在阅读习惯在改变,但很脆弱。对此,值得我们反思:电子书是“海量”,需要精品;纸质书是“大量”,

那时,上海弄堂里的房子鳞次栉比,空间很逼仄。独门独户的人家很少,多数住所的厨房和卫生间是几家合用的。

当时一机部给爸爸的房子有两个房间,大间里能摆三门大橱,五斗橱,茶几,大床等整套家具,另一间安置了饭桌,两只小床,缝纫机,还摆一对沙发椅,若干花卉,算是从容的居室了。

邻里们夏天在室外的花园和天井里乘凉。冬天一齐聚在大厨房里,你家包汤圆,蒸糖糕,我家煲喷香的鸡汤,做蛋饺。各家的小孩没有一个不喜欢热闹的集体生活,早玩成了一堆,难舍难分。于是大人之间也格外亲和起来。

大人聊家长里短,话语断断续续地刮进小孩的耳朵,小孩是人精,很快对各家的情熟稔得很,好像谁家抽屉里藏了什么都能弄确凿。

大人们私下议论最多的是蕉蕉家。她家事多,像一串饱满的小果子,想摘



读边写眉批、札记,这与电子书浏览、快餐式的读法有天壤之别,且纸质书阅读中有无限的想象空间,有深广的思想维度,远比电子书当时新鲜、事后忘却有趣得多。这里我所说的是指真正有文化含义的经典书籍,虽电子书里亦有,但读纸质与读电子,感觉完全两样,心境更为不同。纸质书的阅读可以“三到”:心到,眼到,口到,可

生仪态娴静之形、养明润儒雅之气。

要说明的是,我对电子书没有刻骨仇恨,亦敬佩网文作家洋洋洒洒、云里雾中的神来之笔。我属过去式、不时尚的读书人,唯有担心的是万一电子书软件坏了,我辈只能欲罢不能、欲读不成,不如狠下心来去买价格飞涨的我所钟爱的经典之作,这毕竟保险系数高多了。

这对夫妇分开都是绝好的好人,对外人礼数周到。但他们对自家人不礼让,吵架激烈的时候,会乒乒乓乓地摔东西。

蕉蕉习惯了,爸妈吵架了,她赶紧躲出去,等风平浪静了再溜回去,好像是个旁观者。她的长相和脾性不像她爸妈,是另一种风格:矮墩墩的,厚身板,有可爱的卷卷的睫毛,小嘴爱说话,爱评论,整天闲不住,她会耍女孩的小性子,一会高兴,一会不高兴的。

有一天,蕉蕉突然问我:“你说,你爸妈喜欢你吗?”

我如实回答,“爸爸有时严厉,妈妈是喜欢我的。”蕉蕉说:“我觉得你爸妈不是你亲生爸妈。我爸妈也不是亲的,很多小孩是领养的,这是秘密,一般人不知道的。”

我原来以为长大后才会知道秘密,现在提前有秘密来了,只是这样的秘密让人惶恐。

我怀着心事去问妈妈:“你说我是捡来的,你为什么那么说呢?”

妈妈笑了,说:“这有什么奇怪的,你是捡来的。我小时候你外婆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已到晚年,我被世事的谜点折磨,做可怕的梦,掉进深不可测的山谷下,还变得怕冷,要把手放在唇边呵着热气。我老想:我亲生父母是远方的国王和王后吗?什么时候来接我呢?如果没有那么好,我希望他们是体面人。

有时,我看见在烟纸店门口喧哗的妇女,边说话边嗑瓜子的声音让人生厌。还有弄堂口住,街面房子的男人,把小桌子搬到马路边大声喝粥,吃饱,老酒吹牛皮。他们

的模样让我头皮发紧,像我的头发被人揪住:这些人千万不要是我亲生父母。

爸爸天天叫我练写字,在格子里写:大小多少,上下来去。我更喜欢画图,在本子上画仙女和白云,画星星和皇冠。

爸爸说:“我再给你买个画图的新本子,老本子你一定要练字,字像人的第二张脸,体现一个人的修养。”他手把手地教我写“永”,说中国字中,这个“永”字是最难写好的。

民的人文关怀。正在另一个国度焦急等待的亲人们,一定会对上海外事警察“急中再急”的举措大为感慨。一纸证件,连接的是人类共通的真情和感念。

101岁的岳老太在福利院

孙建伟

呆了近十年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她早年去美国,持有绿卡。92岁高龄那年回来了,就为一个叶落归根的念想。但老人护照已过期,而当年出国时还未办身份证,这就导致了她虽在上海居住却没有合法身份的尴尬境地。老人儿子向“12345”市民热线求助。2014年3月初,

羊年感言

谢冕

平生为自己定了若干个“不”,诸如:不写自传,不写回忆录,不出文集,不过生日,以及可以为别人庆祝但拒绝“被庆祝”,等等。一直坚持着,坚持了许多年。朋友学生知道我也都宽容我,一向相安无事。不想近来防线屡被攻破,看来一一固守是很难了,但我还想步步为营,尽量坚持着。这不是固执,也并非矫情,而只是一种念想。至于这念想是如何形成的,说来话长,不赘。

单说这生日,年少时家境贫寒,过生日有点奢侈,全家大大小小,都不过的,久之也成了自然。此事无关孝心,也不涉礼仪。年纪大了以后,常叹岁月惊心,人生易老,年年过生日,仿佛是年年在提醒你衰老的到来,是故,与其繁冗,不如忘情!当然,生日嘛,有庆祝的含义,我可以庆祝别人,但总是拒绝“被庆祝”,其道理,也简单也繁复,这里也不说了。

甲午年来了,大家一阵回想那场悲怆的海战,不觉间,一百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。眼下是乙未年又到了,好事者提醒我:你属羊,你的本命年,应当写“感言”什么的。最先的约稿人是冯秋子,是朋友,怠慢不得的。一想,“生肖”这事好像与生日有关,是我的一个“不”,想回绝。我回应的说,我已写了二十个字的打油诗了,免了吧!回答:不可,墨迹和感言是两回事,不能替代的。这就被迫坐到了电脑前,写这感言的“有感”。

感些什么呢?感一年过得太快?感这一年乏善可陈?没有新意。想来想去,还是诉诉苦吧,这一年,如同往昔,时间被无形地切割了。我想留下一些给自己用,但做不到。至今还有欠着的文债,排着队等我偿还呢!我这人重感情,不愿让朋友失望,就这样拖着,欠着。但我有好处,不急,悠着来。也好,总有偿还的一天。至于自己的事呢,例如编书,例如作文,几篇散文,都是开了头,在那里排着另一条队呢!等着,那是自己的事,也急不得的。

羊年到了,一只老羊拱起两只前蹄给诸位拜年了,给大家道一声“吉祥!”

我不懂人为什么会要“第二张脸”,说:“一张脸足够了。”

爸爸说我不懂事。我的心里话脱口而出:“我要找亲生父母。”

爸妈露出惊讶的表情,等我道出这个秘密后,爸爸大笑起来。

蕉蕉听说后大哭了一场,比谁都伤心。后来我妈出面告诉蕉蕉,她亲眼看见蕉蕉妈怀孕,生下蕉蕉的。

身世的秘密,在折磨了我一番后,很快被遗忘。周围的大人又议论,说蕉蕉的家庭不和睦,没有安全感,从小就学会猜疑,还影响了我。

爸妈没有责怪,只说儿童需要心理历险,在体验中克服恐惧。其实有关身世的猜想,很多小孩都会经历。谁的成长都不会是平平淡淡的。

岳老太送上新护照。老人接过护照,眼睛突然亮了一下,她抚摸着护照,嘴里喃喃着:“现在好了,好了。”说着还向民警伸出了大拇指。在场所有人都很感动,老人儿子一再说,我妈妈叶落归根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。不久,儿子奉母之命,特地来到出入境管理局向侯晓文和他的团队送上一面锦旗,上书——“为民办事,尽心尽责”。

“阳光窗口、用心服务”是上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精心打造的品牌。高大魁梧的侯晓文就在这不足一平方米的窗口里,为市民倾心服务着。

明日起刊登一组《学诗者说》,责任编辑:祝鸣华。

福 (版画) 宋刚

